

只有医生知道的那些事儿……

医生笔记

5

这是一杯琼浆，也是一杯毒酒；它赐给你痛苦，也赐给你快乐。

司徒浪◎著

我是一名妇科医生，我每天都会接触到她们那些难以启齿的病痛，我的职责是为她们解除痛苦。假如我看她们的笑话，出卖她们的隐私，将她们的病痛当做谈资，我就是个毫无廉耻的卑鄙小人。

许许多多说不清道不明、不便说也不能说的事情发生了，我只能将一切藏在心中，或者写入我的笔记。

——冯笑

只有医生知道的那些事

医生笔记⁵

这是一杯琼浆，也是一杯毒酒；它赐给你痛苦，也赐给你快乐。

司徒浪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医生笔记. 5 / 司徒浪著. — 北京: 九州出版社,
2014. 9

ISBN 978-7-5108-3283-3

I. ①医… II. ①司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24125 号

医生笔记. 5

作 者 司徒浪 著
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
出 版 人 黄宪华
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3/5/6
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
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6 开

印 张 25

字 数 350 千字

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3283-3

定 价 39.80 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我是一名妇科医生，我每天都会接触到她们那些难以启齿的病痛，我的职责便是为她们解除痛苦。假如我看她们的笑话，出卖她们的隐私，将她们的病痛当做谈资，我就是个毫无廉耻的卑鄙小人。

我总认为女人比我们男人干净，她们不像我们男人，为了竞争尔虞我诈，用心计耍手腕，她们心地善良单纯，我因此本能地对她们产生怜爱。

我觉得女人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，她们有时候很难让人理解。女人的情感就仿佛是天上飘着的一片云，来无影去无踪。有时候你会觉得她们很变态，真的，她们固执起来的时候真的很变态。

说到底，男人就是一种极端自私的动物，他们眼中只有猎物，没有女人。

许许多多说不清道不明、不便说也不能说的事情发生了，我只能将一切藏在心中，或者写入我的笔记。

—— 冯笑手记

目 录

第一章 / 1

童瑶拼命追赶窃贼的时候，不小心从楼上跌了下去。我流着眼泪给她做完手术。后来才知道，她这个案子牵涉到了端木雄的腐败案。

第二章 / 40

我被任命为医院新建项目的负责人。因为章院长和我岳父林易有笔交易：江南集团中标后，不必给章院长本人回扣，但必须捧红他在娱乐圈里混的女儿。

第三章 / 84

我没想到，孙露露竟背着我爱上了童阳西。这让我突然预感到，我身边的女人正在一个个离开我。虽然眼下一切如旧，但盛宴将散的失落感已浮上心头。

第四章 / 142

我觉得康德茂是个很奇怪的人。家乡的官员找他帮忙招商引资，他一边让我旁观他们的傲慢和势利眼，一边鼓励我把家乡旧城改造的事情拿下来。

第五章 / 184

万万没想到，黄省长的那顿饭局，让我变成了医院里最举足轻重的人物。“甜心”唐孜竟然不惜色诱我，因为她当副院长的叔叔，想通过我的关系坐上院长宝座。

第六章 / 222

林易向来对章院长言听计从，可这一次，他竟然拒绝了章院长的要求。按照林易

的话说，章院长看来是个怎么都喂不饱的白眼狼，这样的人有点危险。

第七章 / 261

林育是个围棋高手，她的博弈论无懈可击。然而，似乎再精准的计算都不能让她感到稳操胜券。我看得出，她心事很重，重得就像暴雨前夕的闷热寂静。

第八章 / 295

林易急需送礼，却不想在这个敏感时期留下任何把柄，于是，他让我去找他的红颜知己商量。她拿出了一幅徐悲鸿的字给我，但也因此要和林易绝交了。

第九章 / 328

我把孙露露派回家乡的地产公司去做旧城改造项目。然而，她遇到了很大阻力。家乡的官员吃拿卡要很严重。我只好把在政府工作多年的父亲请出山。

第十章 / 358

我把赵梦蕾留给我的钱都捐给了母校，并且把她的骨灰埋在校园里。我在学校里回忆她美好的身影，却发现，那懵懂的青春记忆早已在残酷的生活中变得模糊不清了。

第一章

童瑶拼命追赶窃贼的时候，不小心从楼上跌了下去。
我流着眼泪给她做完手术。后来才知道，她这个案子牵涉到了端木雄的腐败案。

童瑶是在第二天清晨醒来的，值班护士知道我在病房休息，所以就急匆匆地来叫我了。

陪伴童瑶的警察也惊醒了，童瑶的母亲也是满脸的惊喜。

“对不起，你们不能进去。我看了再说吧。”我歉意地对他们道。

童瑶的眼神有些迷茫，她低声在问：“我这是在哪里？冯笑，怎么你也在？”

我柔声地对她说道：“你受伤了，我给你做的手术。不过现在没事了，你需要在这里休息一个月就可以出去继续工作啦。怎么样？现在感觉有什么地方不舒服？”

“啊。我想起来了。好像我在追一个人，然后就从楼上掉下去了。冯笑，我，我……”她说，脸上顿时红了起来。

“是不是觉得有点痛？”我问道。

她微微地点头，随即问我道：“我怎么会在这你们妇产科？”

我发现她的脸上充满了疑惑，于是柔声对她说道：“童瑶，你别紧张，你的伤没事了，不会影响你今后的生活，包括怀孩子也不会有问题的。不过，你的伤确实很严重，所以需要静养很长一段时间。”

她不说话了，但眼角却有眼泪流出来。我心里当然明白她为什么会这样：

虽然她是一名警察，虽然她的性格像男人一样坚强，但她毕竟是女人，不是女孩，是一位还没有恋爱过的女孩，这样的事情对任何一个女孩子都是难以接受的。

岂止是她，现在我心里也很愤怒，恨那个给她造成如此伤害的小偷。

她在默默地流着眼泪，我不好去劝慰她，因为我知道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任何语言都是苍白的。

只是，我也不禁被她的悲伤感染了，眼泪开始在眼眶里打转。

“冯笑，你看我。”一会儿后，她忽然朝我笑了笑，但是，我看见她的眼泪却流淌得更加厉害了。

我也勉强笑了，一边擦着眼泪，“童瑶，如果你觉得在这里有些难受的话，我想把你转到病房里面去。到那里，就不需要给你使用这么多仪器了。”

“你是医生，你安排吧。”她低声地说。

我看了看那些仪器上面显示出来的数据，随后对她说道：“你的情况很不错，转出去吧。对了，你们单位的人，还有你妈妈，都在外面等着呢。”

她顿时怔住了，眼角刚刚停住的泪水又缓缓流下，她喃喃地带着哭音在说：“妈妈……”

这一刻，我怔住了，因为我完全没想到，她竟然会表现出一种小女孩的状态来。转念一想也就理解了：她虽然是警察，但她更是一位母亲的女儿，在她受到伤害后，心里那根最脆弱的神经，首先需要的是自己最亲密的人的呵护。

我们时常这样，经常会因为某个人的工作性质或者职务，而忘记了他作为“人”的特性。

我叹息了一声，对她说道：“我马上安排人，把你转到病房里面去。”

“我……”她的脸再次红了，“冯笑，我身上……”

我这才意识到了一个问题：在她身上那张雪白的床单下，她的下身没有一丝半缕。

“现在没必要给你穿病号服，因为你刚刚做了手术，不能下床，还插着尿管，这样是为了方便给你治疗。”我微笑着向她解释道，“你放心，我已经给你安排了单人病房，不会有人打搅你的。”

“冯笑……”她忽然叫了我一声。

“说吧。”我朝她微笑。

她脸上一片绯红，却没有来看我，她看的是她侧边的床单的一角。

我一怔，随即苦笑，“童瑶，我首先是医生，其次还是你的朋友。我没有一丝亵渎你的想法。请你相信我。”

她不说话，一会儿后才低声说了一句：“我饿了……我要吃稀饭，还有咸菜。”

我犹豫了一瞬，“好吧，我看着你吃，但要少吃点。”

出了病房后，我对她的母亲和那几位警察说道：“她醒了，看上去很不错。她想喝稀饭和咸菜，本来是不可以的，一会儿我看着她，让她少吃点吧。警察同志，你们也太疲倦了，回去休息吧。这里有我们。”

“你们都回去吧。”这时候，我听到一个人在我身后说道，我觉得声音有些熟悉，转身去看，原来是钱战。

“冯医生，谢谢你。”钱战对我说。

“你来了？”我问道。

说实话，我不大喜欢这个人。

“我也是才得到消息。”他说。

“钱队长，哦，你现在不是队长了。是这样，我建议你暂时不要来探视童瑶，一是因为她需要安静，其二呢，她毕竟是女性，希望你能够明白我的意思。”我说道。

他点头道：“好吧。”

随即，他去看看童瑶的母亲，“姑妈，那我过几天再来看她，您有什么事情随时给我打电话好了。”

“钱战，瑶瑶还没结婚呢，怎么就出了这样的事情啊？”老太太却忽然痛哭了起来。

钱战一怔，随即叹息道：“姑妈，事情已经出了，您就别伤心了。瑶瑶是好样的，她很勇敢。”

老太太依然在哭泣。

钱战去对那几位警察说道：“你们怎么还不离开？”

“钱政委，我们接到的命令是，必须在这里保护童瑶。我们要离开，也得接替我们的人来了再说。”一位警察说道。

钱战很诧异，“真的是这样？”

“是的。我们得到的就是这样的命令。”另外一位警察说，随即还撩了一下衣服的下摆，“钱政委，你看，我们都带了武器的。”

“难道童瑶追的不是小偷？”他低声说了一句，随即对几位警察说道：“既然是这样，那就请你们一定要保护好她的安全，不要让闲杂人等进入她的病房里。奇怪啊？你们的领导怎么没来？”

“马上就来了，正在路上。”警察说。

我听得云里雾里的，但想到这是他们的公务，也就只是在旁边静静地听着。

钱战走了，他的脸上一片疑惑。

刚刚把童瑶转入单人病房的时候，刑警队的领导就来了，我没有问他姓什么，因为警察们根本就没有给我这个机会。

“一小时内，任何人不得来打搅。”那位队长说了后，就直接朝病房里面走去。

“起码得有护士在里面照顾她吧？”我说了一句。

“这是我们的工作。医生同志，请你搞明白。”那位队长转身瞪了我一眼后说道。

我顿时愤怒：“这里是医院，你们要工作，就把她接回你们公安局去！你不要以为你是警察，就有什么了不起，不是啥地方都是你们私人的地盘。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那位队长不怀好意地问道。

“我叫冯笑，这里的负责人。怎么？你要抓我？”我朝他轻蔑地看了一眼。

“冯笑，你别说了。按照队长说的办。”忽然，里面传来了童瑶的声音。

我顿时气馁，转身离开。

背上感觉到一双眼睛正在盯着我，我知道，那是那位队长的眼神。我顿时有一种如芒在背的难受感觉。这里是医院呢，童瑶都躺在病床上了，他还这样专横跋扈！我心里愤愤地想道。

童瑶的母亲来到了我的办公室，她端着一盅稀饭，满脸的愤怒，“小冯，他们不准我进去。你看，这稀饭都冷了。”

现在，我早已恢复了平静，“阿姨，您别着急，一会儿我让护士替您热一下就是了。”

“瑶瑶究竟出了什么事情？我怎么觉得不大对劲？”她问道。

我摇头，“我也不知道。不过，我感觉到，好像童瑶这次的事情与一件大案子有关系。”

“怎么得了啊。我心里好害怕。”老太太的手在颤抖。

我急忙去把她手上的缸子接了过来，放到桌上，然后请她坐下，又去给她泡了一杯茶，“阿姨，您别担心，您都看到了，有好几位警察在保护她呢。”

“越是这样，我才越担心啊。”她开始流泪。

我当然明白她的意思：越是有人保护童瑶，就越说明童瑶可能处于危险的状态。

但是，我还能说什么？我安慰她的话会起作用吗？

两小时后，才让我们进入童瑶的病房。

“冯笑，对不起。我们队长就是那个性格，不过他是好人。因为最近连续几个大的案子没有破，现在又出了这样的事情，所以，他才心情不好。”童瑶对我说。

我摇头道：“我没什么。不过，我很看不惯那种穿上制服就觉得自己高高在上、盛气凌人的警察。你们警察就是这一点不好。”

她顿时笑了起来，“你说的有道理。不过，我们警察如果不能让人产生敬畏的话，怎么震慑犯罪？”

我顿时愣住了。

“瑶瑶，你快把稀饭吃了吧。小冯请人才热了的。”童瑶的母亲说。

她摇头道：“我听冯笑的，暂时就不吃了吧。而且，我已经不觉得饿了。”

“最好不要吃，下午吧，下午的时候就可以吃了，现在你应该多喝水。”我说。

“冯笑，你可不可以换一个女医生来管我？我和你说话，觉得不大方便。”童瑶忽然低声地对我说道。

我完全明白她的意思，于是点了点头。

可是，让我想不到的是，外面执勤的警察却不让我安排的女医生进童瑶的病房。

警察说：“我们领导讲了，必须由专人对童瑶进行治疗，指定的是冯医

生你。”

童瑶也就没了办法，她这才对我说道：“冯笑，你是医生是吗？”

我诧异地看着她，“这还用说？”

“那我对你说了。”她的脸上一片鲜艳，“我感觉自己下面不舒服，胀胀的。”

我顿时明白了，“你只能忍着。因为才给你做了手术，在你下面填充了一些消毒纱布，同时也是为了止血的需要。不仅如此，还需要每天更换新的填充物。”

她顿时不说话了。

“你好好休息吧，注意安全。本来我想问你究竟是遇到了什么事情的，但是，我估计你不会告诉我。”我随即说道。

“请原谅，这是秘密。包括我妈妈也不能告诉。”她歉意地道。

我点头，“不过，你需要注意安全。我和你妈妈都很担心你。”

“我知道。谢谢！”她说。有些感动的样子。

我这才离开。

半个月后，案情真相大白了。

想不到，童瑶所办的案子竟然是如此的离奇，而且，竟然还牵涉到一桩腐败案。

案件的主角竟然是我认识的人。端木雄。

我的孩子在儿科病房住了半个月，即使我是本院的医生，也花费了一万多块钱。就一个肺炎啊。虽然我不在乎，但心里还是知道价格有些昂贵。试想：老百姓有几个人能够承受这样的费用？

当然，我知道，并不是儿科病房要赚我的钱，而是医疗价格体系摆在那里。我也清楚，如果不是我的话，价格还会更昂贵，因为儿科的医生们基本上没有给我的孩子使用任何不需要的药物，也没有进行任何不必要的检查项目。

所以，我只有再一次感叹。

童瑶的身体恢复得不错。半个月下来，竟然长胖了一些。

为此，她时常向我抱怨：“今后跑不动了，还怎么当刑警啊？”

我只好这样安慰她：“没关系，长肉快，今后消得也快。”

可是，她还是很不高兴。

我忽然想到了一个办法：就在那天，我去给她买了一个健身器，送到了她的病房。她当然高兴了，但是随即却苦笑着对我说：“算是我借你的吧。到时候还给你。”

我笑道：“不用。为了我们周围永远有一位合格的刑警，我这个当老百姓的，愿意赞助你这台健身器。”

她顿时也笑了起来，“谁说我要还你钱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我把这东西用过之后，就还给你。到时候，你自己搬回家去吧。”

我大笑，“那也不用，我好事做到底，到时候，你自己搬回去吧，我不怕长胖，也不需要健身。”

这时候我发现，童瑶的母亲看我的眼神好慈祥。

让我感到奇怪的是，第二天上午，我忽然发现童瑶病房外边的门岗撤掉了。

我急忙跑进病房里面，发现童瑶正躺在床上看一本杂志，她母亲却不在。

我低声地问她：“解除危险了？怎么你的门岗都撤了？”

她朝我笑道：“冯笑，你快来看，庄晴。”

我急忙朝她跑去，即刻看见她手上的那本杂志里有几幅剧照。

仔细一看，剧照上竟然真的有庄晴。

照片上的庄晴身穿国民党军服，从服色上看应该是抗战时期的。我想不到庄晴穿上军服的样子竟然那么好看，除了本身的漂亮之外，还多了些飒爽英姿。

我顿感亲切。

她把杂志朝我递了过来，“自己拿去慢慢看吧。”

我发现她的眼神有些特别，顿时尴尬了起来，讪讪地道：“不看了，已经看完了。”

她笑道：“拿去看吧，我知道你想看。”

我更加尴尬了，忽然想起刚才自己发现的事情，“童瑶，你还没告诉我呢，外面的门岗怎么撤了？”

“我想不到庄晴竟然会去当演员。”她继续在说那件事情，“看来，有句话

说的真是很有道理啊，人的命运，有时候还得靠自己掌控。”

我知道她是在回避我的那个问题，也不好再问了。“是的。不过，这里面也得看运气。人这一辈子就是这样，很多事情说不清楚什么时候就来了。所以，我们时常做好最坏的打算才是最明智的。”

我说的其实是她的事情，因为我最近发现，她独自一个人的时候，依然神情郁郁。

“冯笑，我明白你话中的意思。”她低声地道，“今天一大早，我们队长来了，他对我说了的一句话，他的话让我明白了很多的东西。我觉得，也应该把他的话送给你。”

“哦？你说说。”我顿时充满了好奇。

“他说，人生如果都那么顺利，那讲出来的故事也就不好听了。”她缓缓地说道。

我一怔，随即问道：“你的意思是说我的婚姻？”

她摇头，“不，我是说，你过得太顺了。你这么年轻就是副教授、科室副主任，而且还那么有钱。冯笑，你想过没有？假如某一天，你所拥有的这些东西都没有了，你能够承受吗？”

我笑道：“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这样想的话，就不需要去奋斗了。谁会在奋斗的同时，去想失去的事情呢？”

“倒也是。”她点头道，“不过，现在有个人，肯定无法承受他现在的境遇。”

我顿时讶然，因为我知道，她绝不会平白无故对我讲这样的事情，急忙问道：“谁啊？”

“端木雄。”她一字一字地说道。

我大吃一惊，失声地问道：“端木雄？他，他怎么啦？”

“那天，我去到一家高档小区，前不久，那里发生了一起抢劫杀人案。因为案子一直没有破，所以，我准备再次去看看现场。看完现场后，我坐电梯下楼，当电梯下到第八层楼的时候停下了，随即从外面进来了一个二十多岁的男人。他挎着一个大背包。

“我是警察，习惯去打量别人。我发现，那个人有些紧张。我进一步观察，发现那个人形迹很可疑，因为他身上穿着笔挺的名牌西装，但却好像很

不合身。你要知道，穿那样衣服的人往往是有钱人，特别注重衣服的舒适度。还有，他身上挎着的八个背包，也与他的那身衣服不协调。我再去看他的脚，顿时就明白了，那个人身上穿的衣服应该是刚才偷来的。还有，他的那个背包里面肯定是赃物，因为他的皮鞋很陈旧，而且是地摊货。

“电梯下到一楼，我正准备盘问他，结果他却一溜身就跑了。我即刻追了出去，结果，那个人慌不迭地沿着楼道的楼梯往上面跑，我马上追了上去，同时大喊着叫他站住。

“可是，他跑到二楼的时候，就从楼道的窗户处翻了出去，我想也没想就跟着翻出了窗户。可是，接下来，我只感觉到一阵剧痛，随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”她开始讲述那天发生过的事情。

我心想：你怎么那么傻啊？干吗非得要跟着跳下去啊？不就是二楼吗？转身跑下楼就是了。可是我知道，也许那是因为她作为警察的思维惯性——对罪犯穷追不舍，在那种情况下，根本就来不及思考。

不过，我很奇怪，“你刚才不是在说端木雄吗？这件事情与端木雄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你给我做完手术后的第二天，不是我们队长来了吗？他告诉我说，他们查到了那个小偷进入了谁的家里。”她说。

“难道是端木雄的家里？”我似乎明白了。

她点头，“那地方仅仅是端木雄的住处之一，而且，是他才买不久的一套房子。警察在那房子里面发现了许多贵重的物品，名贵的书画也有不少。房子里的保险柜是开着的，但是里面却已经空了。很显然，那个小偷的背包里面装的应该就是那保险柜里面的东西，而且，很可能是现金。队长顿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，于是，急忙报告了上级。

“因为那件事情是我无意中引发出来的，队长担心端木雄认为是在调查他，所以才叫人把我保护了起来。

“其实，这仅仅是一种常规措施罢了。但是，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，最关键的是，要对整个事情保密。还有就是，那个小偷在逃，所以最近一段时间，我们刑警队一直在寻找那个小偷。那天，队长到我这里来，其实是要在第一时间知道那个小偷的相貌特征。就在前几天，那个小偷被抓住了，他供述说，一共从那个家里偷盗了两百万的现金，还有一些黄金饰品。因为他不懂那些

书画的价值，所以就一件都没拿走。现在，端木雄已经被双规了，而且，已经全部供述了他的那些非法所得的来源。所以，对我的保护措施也就撤掉了。一是我不会再有什么大危险，二是，这件事情的保密程度已经不再那么高了。”

我这才恍然大悟。

“冯笑，听说你和端木雄的关系不错，你和他之间，不会有什么非法交易吧？”她忽然问我道。

我急忙地摇头，“怎么会呢？我就是和他喝过几次酒。没有过深的交往。”

“那就好。唉！不知道这个端木雄会牵扯出来多少人呢。现在的官员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圈子，都有了自己的利益集团。想不到我无意中捅出来这么大一个案件，现在想来，我这次受伤也算是值得了。”她幽幽地叹息道。

我却猛然担忧起来，因为我忽然想到林育与端木雄曾经的那种关系，如果这件事情牵扯到林育的话，那么，接下来，我肯定也脱不了身。

对了，书画！我记得，林易在年前对我说过，他要去给端木雄拜年，而且还说，最合适给他送书画！

“你怎么了？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”童瑶问我道。

我这才发现自己走神了，急忙地道：“没事。我最近太累了。”

“那你去休息吧。”她对我说，“谢谢你的健身器，我觉得这东西真不错。”

我急于想离开这里，但是，又不想让她看见我着急的样子，所以，就站着没动。

“童瑶，你锻炼身体时候不要太猛烈了，慢慢来。”

“是，冯大医生！”她笑道，随即看着我，露出欲言又止的神情。

我急忙问道：“你还想说什么？”

她依然在犹豫，一会儿后，才叹息着对我说道：“冯笑，我给你讲个故事，希望你能够明白它的意思。”

我暗暗觉得奇怪，“你说吧。”

她看着我，“国王收到了来自阿拉伯的礼物：两只威武的猎鹰。国王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猛禽，心里很喜欢，就把它们交给自己的首席驯鹰师进行训练。

“几个月过去了，驯鹰人报告说，其中的一只猎鹰已能飞翔；另一只却没

有半点动静，从来到王宫的那天起，就待在枝头纹丝不动。

“国王召集了各方的兽医和术士，命他们设法让这只猎鹰飞起来。但所有人都无功而返。最后，无计可施的国王突然想到：也许我需要一个熟悉野外环境、对自然了解更多的人，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。

“于是，国王命人去找一个农夫进宫。第二天早晨，国王看见那只不可救药的猎鹰正盘旋在御花园的上空。他兴奋地对大臣说，把那个创造奇迹的实干家给我带来。

“那个农夫来了。国王就问他，你到底用什么方法让这只猎鹰飞起来的？农夫谦恭地低着头回答道，殿下，我的方法很简单，就是砍断这只鹰抓着的树枝。冯笑，我的故事讲完了，你出去吧。”

我听得莫名其妙，但是见她根本就没有再理我的意思，就只好离开了她的病房。

我急匆匆地去到办公室里面，关上门，拿起座机给林育拨打，“端木雄被双规了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……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。”她沉默了一会儿后才说道，随即就挂断了电话。

我一愣，急忙出了办公室，然后匆匆去到停车场开车。

车开出了医院的大门后，我才给林易打电话，“端木雄被双规了，你是不是给他送过书画？”

“你从什么地方知道他被双规的事情？”他问道。

“有人刚才告诉我的。”我回答说。

“你必须告诉我，是谁告诉你的？”他的语气严肃了起来，让我感到了一种寒意。

“一位办案的警察。”我说。
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“我知道了。不过，我没给他送过书画，什么东西也没送过。”

我顿时松了一口气。

“冯笑，你好好上你的班，别去管这些事情。什么人都不要见。不然，别人还以为你和这件事情有关系呢。很难说有人是设了圈套让你钻。打草惊蛇